



談世間空與六入處滅

智銘

世間！世間！這個名詞，被人叫個不停，但什麼是世間？一般的人認這包括了所見的山河大地，以及其內所包的一切，尤其是人與人之間交互織成的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。有的人把這個社會稱之為「世間相」。

但佛陀對「世間」一詞，另有其解說，他認為六入處觸，即成世間，若無六入處觸，世間即不存在。以眼來說，眼觸因緣生受，內覺若苦若樂，不苦、不樂，因有此觸覺的苦、樂，才知有世間，為什麼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六觸所生的因緣受是世間呢？因為六入處集，則觸集，觸集的結果，造成了純大苦聚集，倘若沒有六入處觸，當然就無所謂色，也無所謂識，更無所謂受了。因為無觸因緣，即無受因緣，無受因緣，即無有苦、樂；不苦不樂的事發生，一切都得有了，就無所謂世間了。因為六入處滅觸隨之也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如是，純大苦聚集滅。至此，還有什麼世間不世間？

象生愚癡，執着這虛幻不實的「世間」，你爭我奪，極盡其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之欲，看看今天的世間，無處不是聲色犬馬，窮奢極欲，因此也無處不是罪業叢生，無處沒有痛苦，但象生却樂此不疲，以此為真實哩！

佛陀認這世間是脆弱的，是敗壞的，而這敗壞的根源，就是六根，佛分析眼是脆弱的敗壞法，因眼見色生識生觸，因觸而苦樂，不苦不樂生，而這些的苦樂、不苦不樂又何嘗不是敗壞法呢？其他，如耳之於聲，鼻之於香，舌之於味，身之於觸、意之於想，

無一不是危脆敗壞法。但象生認危脆敗壞法為常，執着不放，所以痛苦有增無已，如今日的物質文明，比數十年前，確實進步了不少，象生也利用這進步的物質文明得到了生活方面的享受，但是物質文明帶給象生的幸福和快樂，遠不如心理上所得的痛苦。因為今天的世間人，天天都處於追逐，貪求、恐懼之中。今日的世間，那一處是安穩的，它帶給象生的是太多的痛苦和不安。

佛陀教導行者，必須要以正智來認識這世間，這世間一無所有，是空幻的、不實有的。人身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固然是空，而其認為常恒不變的世間，又何嘗不是空呢？「我」是空、「我所」也是空。因為任何事物，它的自性本來就是空的嘛！誰能舉出一個實例，證明這世間的事物，那一樣是實有的，是永恆不變異的呢？人壽不過數十寒暑、地球也不過百數十億年，誰能在這世間掌握住什麼？所以說，沒有一樣事物，不歸於空的，只是時間的長短有別而已，最終，將一切歸於烏有。

所以，佛陀教諭行者，以三段法來認識這世間，處理世間事。這三段法，就是世間集、世間滅、世間滅道跡：

世間集者，前面已經分析過，世間是由於六入處的原故而存在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六入處觸，因六入處觸而生受、而執着；而以虛為實、以苦為樂。因此而生愛、喜、貪、瞋、慢、疑等等惡業，集著不放，由於大家都這樣集着，才造成這世間的純大苦聚集。

世間滅者，就是要行者當六根接於六塵之時，所生之識、觸

，要以自性智慧觀察，立刻勘破其爲虛幻不實，是惡不善法，將這些惡、不善法，捨盡、吐盡、離棄，並使之止息，隱沒、滅絕，這樣才不爲六入處的純大苦聚集所困，不爲所困，即滅世間。

世間滅道跡者：就是要在滅世間，使純大苦聚集不生、不作、不爲犯時，就得修八聖道，所謂八聖道者，即是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，正念、正定。這八聖道不但適用於用於佛弟子，若將之擴充，也適用於一般世間人，則這世間將立刻成爲淨土。現在的世間，無論在娑婆世界的什麼地方，都有很爲嚴峻的法律，但這些法律不足以儆策世間人，爲非作歹，貪得無厭者，比比皆是。唯有以佛陀八正道的內聖修爲，才能使世間人先正於內心，由內心正而外行正，心、行俱正，罪惡不生，娑婆豈不即爲淨土？

佛雖然以這八聖道教導行者，行者即使都依八聖道而行，但佛陀仍不肯定說出所有的世間人都必定能究竟苦邊。佛爲什麼不作肯定的說法呢？因爲這要看世間人的行持，是否百分之百的合乎「正」的標準。因爲衆生無邊，各人的行持能力強弱的不同，夙世善惡因緣有異，怎麼能肯定說凡依八聖道修持的人，就一定能夠究竟苦邊呢？

不過，阿難尊者，爲了使世間人明瞭不能究竟苦邊，他下了一個定義；他認爲：凡世間者：世間名、世間覺、世間言辭、世間語說，這些都入世間數。所以，眼見世間，世間名、世間覺、世間言辭，世間語說，都是入世間數，其他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此，行者對這六入處觸，以智慧正觀察其集、滅、味、患、離，如實知而不爲所困，才能到達世間邊而究竟苦邊，也才是知世間、度世間。若於六入處觸不知其爲集、滅、患、味、離，不能以智慧正觀察，就不能到達世間邊，更不能究竟苦邊。

所以，佛陀將弟子修六入處分成兩大類：

第一類是有師有近住弟子，這類師、弟子，苦於獨處。他們之所以不願獨處，因他們緣眼色生惡、不善法覺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緣法生惡，不善法覺，雖覺知此六入覺觸的惡，不善法，而仍猶貪、恚、癡俱，若樂着於貪、恚、癡俱者，怎能究竟苦邊

呢？

第二類是無師，無近住弟子，這些的行者，常樂於獨住，他們緣眼色生惡，不善法覺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緣法生惡，不善法覺，也生貪、恚、癡俱，但立刻知其爲貪、恚、癡俱，是惡，不善法，不生樂着而生厭離，不爲貪、恚、癡俱所困的人，當然能究竟苦邊。

所以，無師、無近住弟子者，都是樂於獨住的，因爲獨住才能修梵、修福，也才能正盡苦邊，究竟苦邊。

但是，獨住的行者，並不是要與人煙永遠隔絕，他們仍得入聚落行乞食。在入聚落行乞食時，應正思惟：「我眼見色時，此心仍多少起欲，恩愛，愛念執着否？」經思惟仍覺有起欲，恩愛，愛念，執着時，爲了斷除這惡不善法，而勤於繫念修學，好像火燒頭衣似地。對待這樣的行者，應該起增上方便，幫助他們熄滅那些欲，恩愛，愛念，執着之火。若有行者，眼見色，毫無愛念、染着者，這樣的行者，當然是由於他們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有以致的，對這樣的行者，更應以喜樂善根，幫助他們，更求精進，使其無論在行、住、坐、臥之時，始終是一位清淨的乞食者。

中國行大乘佛法，獨住的行者，已越來越少，入聚落乞食的行者，更不復再有，但進入市鎮、聚落的行者則到處可見。在這樣五彩繽紛的繁華世間，如何善攝六根，不讓欲、恩愛、愛念等惡、不善法，入住六入處中，是一件重要的修持功夫了。若進入繁華市城、聚落之中，不能把握自我，六根觸於六塵，三事和合而成六入處，對景愛念欲起，依於六染識而住，那末、就將被這六染識所縛，若更取着，那就永遠也見不到涅槃了。

依六染識而住爲什麼不能見涅槃呢？因眼緣色，眼識生，若眼識生，則眼、色即成因緣法，其他如耳、聲因緣；鼻、香因緣；舌、味因緣；意、法因緣……都能生識，一切的意識，都是意法因緣。而因緣所生法，皆是結繫法，被愛念、欲貪所結繫的人，如何能得見涅槃？不但不能得見涅槃，反而永遠輪墮。所以，佛陀慈悲地告訴弟子們：

「寧願火燒熱銅，燃燒二日起火，也不願以眼識取於色相；

取隨形好，爲什麼呢？因取於色相、取隨形好者，身壞命終，將墮惡趣，如沉鐵丸，永遠無法浮升。

「寧願燒鐵錐以鑽其耳，也不願以耳識取於聲相，隨聲相好。因爲若取聲相、隨聲相好，身壞命終，將墮惡趣，如沉鐵丸，永遠不能浮升。」

「寧願以利刀割其鼻，不以鼻識取於香好、隨香相好，因爲取於香好、隨香相好者，身壞命終，將墮惡趣，如沉鐵丸，永遠不能浮升。」

「寧以利刀斷截其舌，不以舌識取於味相，隨味相好。因爲取於味相，隨味相好者，身壞命終，將墮惡趣，如沉鐵丸，永遠不能浮升。」

「寧以鋼鐵利槍刺其身，不以身識取於觸好及隨觸相好。若取觸相、隨觸相好者，身壞命終，將墮惡趣，如沉鐵丸，永遠不能浮升。」

佛陀認爲睡眠者，是愚癡活，是癡命，無利無福，但若行者取於六識，隨其相好，寧願行者睡眠。因睡眠之人，不於彼色覺想，不造惡業，身壞命終，不致墮於惡趣，永無浮升的機緣。所以佛陀一再勸慰行者，莫於彼色起覺想，若起覺想，必生纏縛、諍訟，能令多衆生起於非義，不能饒益利樂人天。

佛陀之所以寧願衆生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受那些熱鐵、槍矛穿刺之苦，而不要使六根取於相好，隨緣相好，實在是因爲佛陀以他的智慧，正觀察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無常法、是有爲法、是心緣生法，如虛空、不實在。執着這些無常、虛空、有爲、緣生法而墮於惡趣，太過於愚癡，其愚癡比之於貪求睡眠的人的愚癡更嚴重千百萬倍，睡眠雖是愚癡，無利無福，但總比墮於惡趣，永不浮升要强得多，佛陀用心的良苦，是何等的令人感戴？

故行者，應視六入處有如六魔鈎：眼味着色，則被色應鈎；耳味着聲，則被聲魔鈎；鼻味着香，則被香魔鈎，舌味着味，則被味魔鈎；身味着觸，則被觸魔鈎；意味着法，則與法魔鈎。六魔鈎鈎身，如何得能自在？所以，凡眼習於色者，即隨魔自在，

不能解脫於魔所繫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也是如此。若六根不習近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則不爲魔鈎所鈎，不隨魔自在，不爲魔縛，才得自在解脫。

行者最要瞭解的是：六根之於六塵，彼此之間，本是各自獨立，本無牽連關係的。如眼之與色，本是兩個不相關的東西，若眼見色，不起若好、若醜的貪欲，則眼與色起不了化合作用，所以貪欲是眼與色的媒介，是行者的大患，必須斷此貪欲，使二者不起作用，則魔不能侵，無魔能侵，即得自在。

所以說：「學佛」者，學什麼呢？就是學那一個「知」，知道什麼是惡法，什麼是善法，什麼是究竟法。所謂「無明」者，簡潔地說，即是「無知」。如眼是無常的，却不能如實知其爲無常，眼所見之色是無常的，及眼見色所生之識也是無常的，却不能如實知其爲無常，因不如實知，所以才成爲「無明」，若能一如實知，那末就變「無明」而爲「明」了。於六入處，一一如實知其爲「明」，則覺、悟、慧一舉而得，就成了一個智慧的行

者了。

人生的一切苦，都從因緣生，要脫離這世間苦，須修六入處法、閉六入處法，斷六入處法，但在修、斷之時，不可懈怠，但也不可操之過急，以平等修習攝受，行於中道。於六入處中，修離欲解脫，修離恚解脫，修愛盡解脫，修諸取解脫，修心不忘念解脫、修遠離解脫。修這六解脫時，不可以少信心，不可以少持戒，不可以修習利養。若於此六處未盡諸漏，於諸地未得增上涅槃樂，即不得解脫。若能成就學戒、成就學根，則必漏盡，漏盡則心解脫。此時，雖眼見於色，終不爲色識住，其他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因爲內修無量善解脫，正觀察了世間生滅法，是無常法，是空法，不實在法。內修無量善解脫已，乃得心解脫，慧解脫。

是以，行者應善爲守護諸門，不可因六入處而起緣着心，緣着心不起，則一切惡不善法不生，世間脆弱，是空，是幻，六入處應離、應斷、應滅，能如此，可得無漏而解脫。

七四年元月廿四日於淨室